餘冬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餘冬詩話

何孟春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餘冬詩話卷上

明　何孟春　燕泉著

杜子美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甫之所謂文章只是就詩言耳韓退之詩文章自傳道奚仗此筆爲韓退之所謂文乃有見於孔孟知聖人之所以傳道者先儒謂退之因學文而見道所見雖粗而大綱則正矣後世之士詩要學杜文要學韓而未有決然能竝之者彼烏知子美之所不自滿而退之所以自勵者耶

詩誰其尸之有齋季女後來作者相襲遂爲文章家一例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誰能爲此德姚公名起莘衣中繫寶覺者誰臨川內史字得之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之類不可盡述聞有見之長句作結者醉翁亭記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李守節墓誌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藏丙夢壽也王文亮墓誌命其宗人之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

韓退之序裴均詩云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大意本之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東坡贈惠勤詩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他日答陳師仲書又云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足下獨言詩不能窮人爲之益力詩日以工安知不以此達乎宣和中陳與義以賦墨梅詩受知徽宗遂登册府而序其集者遂有詩能達人之說前此陳無己序王平甫集亦曰詩能達人未見其能窮人也春曰窮達有命詩何問哉第天畀文士例多命窮而措大不能忘其愁歎

之聲與怨刺之言耳.

歐陽永叔年四十謫滁.號醉翁.亦太早計.亭記云.蒼顏白髮.頹乎其中.或出寓言.年又最高之言.豈是當時賓從更無四十歲人耶.公病中代書寄聖俞詩云.到今年纔三十九.怕見新花羞白髮.公大抵早衰人也.公他日贈沈博士歌.我昔被謫居滁山.名雖爲翁實少年.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北狄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召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之.三日.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爲梁殖之子也.殖.春秋時人也.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者.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竢.而杞於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飢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作也.其思革子、尸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爲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嶽巖閒.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嘆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幷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爲賢.

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而死。其思革子至。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鐘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卻樽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按列士傳。燕左伯桃、羊角哀、二人爲友。聞楚平王善待士。乃同入楚。値雨雪。山道阻絕。糧少。桃度不能俱生。併衣食與哀。令往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哀至楚。爲上大夫。乃言於平王。備禮以葬桃。葬畢。哀自殺。此二事。尸文子、叔衍子、與左伯桃者何其似也。呂氏春秋。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未及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之衣。我國士也。子、不肖人也。弟子曰。不肖人也。又烏能與國士衣哉。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稱戎夷以死見其義者。春謂夷取友非人。解衣非其本心。於義殆未盡也。若文衍二子及桃與哀者。眞能以死見其義者哉。左伯桃事。西涯擬古樂府樹中餓云。山深雪塞路坎坷。兩死何如一生可。桃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楚王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當時周室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何似西山採薇食。三士窮琴操。其詞未聞。春擬之云。一士一心左右手。生當同樂死當守。飢寒命也窮誰救。吾生當舍義當取。推衣與子子不受。俱死無名豈我友。死者已別生者離。楚王置酒延其思。聞樂不樂對酒悲。援琴欲奏難爲詞。吁嗟乎。何以報之。革子已非羊角哀。誰能更葬齊戎夷。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閔母爲師巫。閔小隨母入宮。長爲后

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爲叛兒所記不同

聶夷中傷田家詩二月賣新絲或疑二月蠶尚未生戴勝降於桑乃三月內節蠶事方盛月令蠶事在季春之月豳風條桑亦指三月二月安得有新絲春曰夷中之謂賣新絲糶新穀者乃貧民此時預指絲穀去借債耳到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是所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奎時先騸騎於中水教習行步所以必於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進士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老杜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麞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春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順後其肉肥美膏黃厚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吸瓶信然陝以西人則高盆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盆中竅盆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瑽力麻酒又曰雜麻酒即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韓退之詩歐陽永叔謂其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寬夫因此遂言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槩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儷聲病爲工文氣安得不卑弱惟陶淵明韓退之擺脫拘忌皆取其旁韻用蓋筆力自足以勝之春按秦漢以前韻有平仄皆通用者古韻應爾豈爲字書未備淵明退之集多用古韻淵明撰卜田舍與退之元和聖德此日足可惜之

類。於古俱是一韻。何旁之有。歐陽所謂旁韻。就今韻而言。非謂其兼取於彼此也。

宛陵詩爲文無古今。欲造平淡難。山谷云。文字難工。惟讀書多貫穿。自當造平淡。

太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便是去雕飾也。退之詩。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或曰。哦字便是所難也。今合書之。爲作詩者法。

王荊公稱老杜鉤簾宿燕驚。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句。謂不減杜語。葉石林嘗識之。國初高季迪詩。梳頭好鳥語窗下。洗盞流水到門前。其得諸此歟。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哳。村歌社舞。抑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派中和樂耳。詩家聲韻。縱不能彷彿唐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僧寶傳載懷提公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卻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迹。可爲之一概。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華弔古戰場文。其存其歿。家莫聞之。人亦有言。將信將疑。睄睄心目。寢寐見之。曲盡人生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川。見沙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徙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蕃漢戰爭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而公氣節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筆記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出青綃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地雖虛闊。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蠶。赤虵噴滂湃。玉皇樓形光。照家近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厮壞。又東坡手澤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慍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旁一吏曰。不妨。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妒媚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我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侮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陸機嘆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時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赶舊人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哭城崩事賦漢四皓於商山而言圍碁之事皆無本源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爲言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宋人談苑載徐鍇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貝踦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珍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妖酋震懾遽請灰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請灰釘之云商隱之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淩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淩遂使人送來而淩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淩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淩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滿門桃李屬春官豈卽用當時事耶或人本漢李廣傳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旨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苑陽貨得罪於衞往見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云云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

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詩。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樂府有欸乃曲。誰能歌欸乃。感人情欸音襖。乃音靄。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一作曖迺。劉言史瀟湘詩。閒歌曖迺深峽裏。按諸韻書。欸皆作哀上聲。不音襖。

朱子言。陶淵明亦是莊老。眞西山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云。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如榮木之憂逝水之嘆也。貧士之咏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虛元之十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失。有曠世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拳拳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朱子語錄。出門人雜手。未可信。靖節人品。誠有如西山所言者。未可輕議。然吳臨川跋朱子書陶詩又云。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多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以其詩意出道德經之緒餘也。何也。此直晦菴一時所見意如此耳。非遂有所貶也。晦菴謂周濂溪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豈以濂溪亦莊老之徒哉。

蜀中古有樂土之稱。中原士夫往往僑焉。天寶末。乘輿播遷入蜀。華族留而不歸者多矣。李白蜀道難詩。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杜子美五盤亦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二公思鄉懷土之情。不見於他。而皆於蜀言之。是固有爲耳。

杜子美戲爲六絕。其一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邠老哭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歐陽公）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王荊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門有題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閒。底是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鉤詩話。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山白髮病參軍。旋糶黃粱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荊公見而稱之。立薦於朝。不數年。登近卿貳。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爲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荊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費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從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爲。同意思。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爲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爲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尙可問哉。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竝論。此眞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偸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鑑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謔。未有不遇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語。北方助棗誇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甜訖。東坡賦橄欖。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棗爲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簪傲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咽旁人惡。喚起驚悲淚飄落。千慚萬謝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退之嘲鼾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怪譎無意義。非退之作。春以爲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駁雜者。退之特用爲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鎭浮躁之句。按東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鎭浮躁也。

陳無己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有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有所損也。噫。亦可嘆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達者處世。蓋於是求之。其心休休。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柏梁臺詩。杻梨橘栗桃李梅。韓退之陸山渾火詩。鶺鴒鵰鷹雉鴿鵖。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枏櫨楓柞樟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謂夢中安得見郢樹煙。此眞癡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煙正其夢境糢糊。欲見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之遲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紘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

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之句。章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而舞。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說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須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紘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邢凱坦齋通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辨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形天無千歲。改作刑天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鄉林家藏郤康節寫陶詩一册。乃作形天無千歲。周遂跋尾。以康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弟攜來求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餘冬詩話卷下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看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朱成碧顏始紅用之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烏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調烏飛之故鄉狐死正首邱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固有然張衡詩云狐獸思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體元詩寒螿翔水曲狐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含蓄有在韋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漸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蓽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于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春按淵明詩止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者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老杜詩花蕊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韋蘇州詩微雨暗深林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緣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世傳楊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辟掉頭不止。情著爲魔。事染爲祟。詩祟信有之乎。今日與李員外許賭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掉頭集。非戲也。知是祟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鉾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惜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爲人膾炙。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爲周朴之句。朴集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偶訛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罷茶甌未要深。清風一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臥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出此。嚴憚與杜牧友善。其篇者有曰。春花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君子於世。何物作芥蔕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意忠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此等敍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明皇回馬楊妃死。雲雨難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

又何人觀者以畋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宋邱濬精於易洞陰陽之變仁宗時嘗作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天清月朗侔君道兩字諱來三十春況是人間瞻仰地無天無日有何因太陽日日無光彩陰霧相侵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鑑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屬艮宮寅是大臣艮是主何人貪位竊天功取士只憑詩與賦謀猷方略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聲譽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卻似空他日又嘲執政云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勳便高遷金銀一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其詩多攻朝廷休咎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邻模哭市斯人何罪大哉王言此仁宗之爲仁宗歟仁宗在御號有道之君濬言也如此德謝於皇祐者世事可勝恨哉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羈越浮舟難效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羈越泛舟難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蓄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永叔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閒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幕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宋人爲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家嘉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嫗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爲是。

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如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爲世所議。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亦甚矣。而不訓耶。黃東發謂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翁。黃魯直詩。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愧巴西。陳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爲一議論也。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

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攜海嶽。夜船江穩坐星河。陳明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史。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豈眞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川。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眥入飛鳥。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肯向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衆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作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人之徒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女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眉豐頰。淸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眞文

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問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流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古今無道此語。吾恐荼蘼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可愛也。

調花謔草。詩人常態。而桃柳二物獨得罪。老杜顚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忿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絲。以不忿生憎之心而爲輕薄顚狂之語。意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責讙州詠薝葍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坡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熙載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黃魯直贈晁無咎詩。有執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句。蓋無咎曾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卽無咎。石林云。無咎於此頗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詩豪。列歐陽永叔閒。而永叔懽然且有我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不爭名。且爲介諱失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爲不平。方之歐公。褊矣。

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棲畝事命題作詩。或謂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按。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詩。道上膺行而不拾遺。餘糧宿諸畝首。邕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一作棲中田。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爲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少德將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略。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作。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耳。

姑蘇毛都憲珵、嘗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遂併刺投而去。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六日乃貓犬澡洗之候也。楊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都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爲虐者。

陶淵明歸田園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怨詩又云。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情事不同如此。張茂先、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盡心。宋孫明復燈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爲灰燼亦

無辭命詞絕似孫豈效李作耶彼待勤挑撥然後盡心與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蓋迥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卽漢諺前車覆後車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愠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遞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直如前後亦嗔其言有味賈誼所謂後車人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此詩所以爲蚳蠹則善矣今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爲典要也其詩呈吳卽云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卻任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戍馬淚盈巾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食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二者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爲文之句法歟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元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元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李於黃鶴樓上正自有所見耶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鳧飛信庭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末幾先生丁憩菴憂閒爲春言之以爲詩讖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

將我。文章莫太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修文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嫩修珠翠上高臺。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自領美人來。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元敬視東坡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型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覩飛龍吐膽肝。少有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爲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爲此。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楊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德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弦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芸窗霧閣有今夕。寶壓羅裾無此聲。瀟灑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彩繡仙人圖一絕。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竹二絕。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盡高騫。不知露閒雲窗晚。幾就扶疏月

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元自注。夫人參曹洞下禪有省。夫喬女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女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珠園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眞作魏夫人。又足知遺山之家範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繅繭竹籬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昔鄉人孔清甫爲春誦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林館古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爲仙女。往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也。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謫臨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卽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例其餘矣。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蟲當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

物。朝光何時升。

滕王閣僧晦幾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頤菴集記虞伯生最愛此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爲諸生所強。乃卽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珮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爲只是要翻晦幾意耳。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天寒江闊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河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西涯先生嘗誦之。爲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惟虞爲近。而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詩稾。麓堂詩話云。遺稾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自選耶。然亦有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能崔嵬。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閒。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

有山鶻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改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遶建康直過眞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楊幷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遊中求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出此今散在天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霑宮醞想遺羹家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江稱壽最分明自註云戲綵遺羹皆思親事綵與朝衣相應羹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元暐母謂兒子宦遊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臥病寄弟云半生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俸餘暗消閒歲月久廢舊詩書卻幸身常在愁懷且破除自註云首二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第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句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足爲詩篁墩之誨其家人如此臥病吾無議若綵羹之云稍知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清字如此用何其晦也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柄詩話耶

閭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語意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

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眞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烏雀飛。此篇情寄與前俚曲何異。詩人特能將許多言語寫出耳。然不免複矣。李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借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且無宂贅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閒乎。區區百年。花月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宋人記王荊公云。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按酉陽雜俎。佛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或言。月中蟾桂、地影。空處、水影也。荊公說實出此。東坡詠月。正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亦是用此說耳。何遠謂、王蘇論此。有未盡處。今以半鏡懸照。則物像全而見。月之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此辨殆不通遠近之理者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餘冬詩話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何孟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